

主编 蒋寅 张伯伟

中國詩學

第十二辑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集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诗学

第十二辑

主 编 蒋 寅 张伯伟
编 委 王小盾 王丽萍 王晓平 王筱芸
刘玉才 刘跃进 张文澍 张伯伟
张宏生 陆 扬 徐 俊 黄仕忠
蒋 寅 戴利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学. 第12辑/蒋寅, 张伯伟主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6454-0

I. 中… II. ①蒋…②张… III. 诗歌-文学理论-研究-中国-丛刊 IV. I207.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5981 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校对: 葛云波 责任印制: 李博

· 中国诗学 (第十二辑)

Zhong Guo Shi Xue

蒋寅 张伯伟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85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02-006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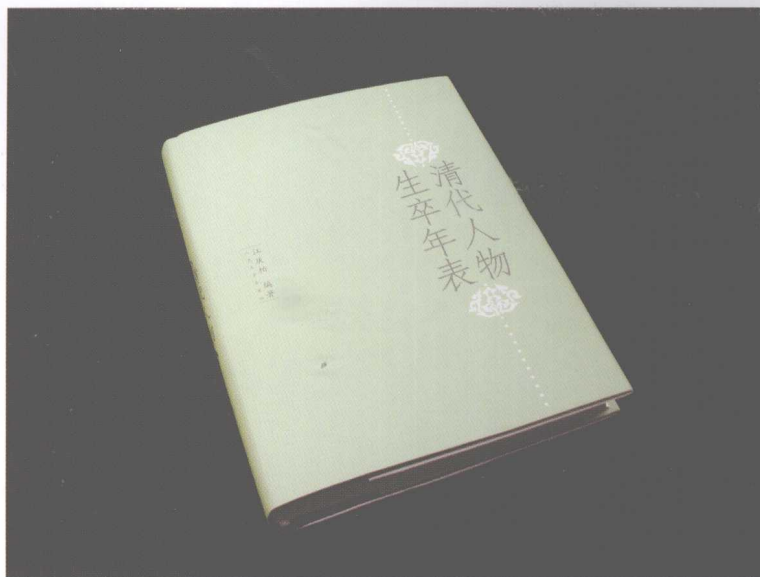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新近出版三种)

- | | | | |
|---------------|-------|----------|--------|
| 谢灵运研究 | 李 雁 著 | 2005年9月版 | 21.00元 |
| 汉魏晋南北朝碑文研究 | 黄金明 著 | 2005年3月版 | 28.00元 |
| 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 | 汤江浩 著 | 2005年9月版 | 26.00元 |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

江庆柏 编著 2005年12月版 150.00元

邮购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邮购部 (100705)

垂询电话:

010-65241362 (邮购部)

010-65256264 (古典部)

汇款请注明邮购者的详细地址
和所购书目

目 录

【诗学文献学】

- 《冷斋夜话》称引黄庭坚诗文及诗论考辨 周 萌 (1)
- 三种可能已佚的清初诗歌选本与相关问题考辨 朱则杰 (16)
- 以《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为背景
- 王士禛佚诗辑考 闵 丰 (25)

【诗 歌 理 论】

- 歌括考论 凌郁之 (35)
- 重审“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诗学论题 沙红兵 (42)
- 兼评钱锺书《诗可以怨》

【诗 歌 史】

- 《诗经》305篇曲式分析 李婷婷 (56)
- 汉武帝《天马歌》及其表现的民族文化交流 龙文玲 (76)
- 《杨叛儿》演变考述 林晓娜 (84)
- 荆公诗法与佛禅思维 张 煜 (91)
- 苏轼诗典故用语研究 罗凤珠 (101)
- 论黄庭坚诗歌创作和书法创作风格的共通性 陈志平 (117)
- “调协韵严”与“三位一体” 王小岩 (128)
- 论冯梦龙的曲学实践
- 论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历程 陈伟文 (139)
- 龛山亦诗史 李圣华 (146)
- 方文“龛山体”论略
- 广陵词坛：朱彝尊的“缺席”？ 李 丹 (154)
- 从清初三部词选集、总集谈选本批评的若干问题
- 清代东南书院与诗坛 徐雁平 (161)

【诗 学 史】

- 明清诗学论争中的严羽：“诗法”与“妙悟”的多棱折射 廖肇亨 (178)
- 试论清代诗学侧重“质实”的立场 张寅彭 (196)

《芷江诗话》与乾嘉诗坛	姚依娜 (206)
《诗》学:调整与贯彻	刘 奕 (214)
——从清代前中期《诗经》学到张惠言词论	
丘菽园的诗学观及其形成	黄义真 (227)
叶嘉莹沈祖棻词学研究比较	蔡 雯 (247)

【中外诗学比较】

《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与诸家注杜比较研究	左 江 (259)
朝鲜申纬编《全唐近体选》考论	[韩国]琴知雅 (275)

【回顾与展望】

《草堂诗余》研究综述	李 亭 (284)
------------------	-----------

【资 料】

松桂读书堂诗话	[清]姚培谦撰,王雨霖整理 (291)
《海藏楼诗》庞石帚先生评语辑钞	庞俊撰,张晖整理 (297)

【补 白】

《中国诗学》撰稿格式	(309)
------------------	-------

《冷斋夜话》称引黄庭坚诗文及诗论考辨

□ 周 萌

《冷斋夜话》^[1]是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中心而展开的,在这三位诗坛领袖中,惠洪与黄庭坚有过交往,这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是书杂记见闻,而论诗者居十之八,论诗之中,称引元祐诸人者又十之八,而黄庭坚语尤多,盖惠洪犹及识庭坚,故引以为重。”^[2]结交权贵以自重,这是惠洪的一贯作派,如“大观中,游丞相张商英之门,商英败,惠洪亦坐累谪朱崖。”(《四库提要》)虽然屡遭非议,政治上也几度浮沉,但惠洪习性不改,甚至在文学领域也被怀疑有此种习气:

其庭坚梦游蓬莱一条,《山谷集》题曰《记梦》。《洪驹父诗话》曰:“余尝问山谷,云:‘此记一段事也。尝从一贵宗室携妓游僧寺,酒阑,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晓然梦之非纷纭”句。’”惠洪乃称,庭坚曾与共宿湘江舟中亲话,有梦与道士游蓬莱事。且云今《山谷集》语不同,盖后更易之。是殆窜乱其说,使故与本集不合,以自明其匿于庭坚,独知其详耳。晁公武诋此书多诞妄伪托者,即此类欤?(《四库提要》)

洪驹父与惠洪各执一词,所记又都是两人之间的“私语”,故未知孰是。不过,四库馆臣对惠洪的责难,也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认为《冷斋》“诞妄伪托”的,远不止晁公武及四库馆臣,如陈善《扞虱新话》卷八就专设有《〈冷斋夜话〉诞妄》条,而《冷斋》有“诞妄伪托”嫌疑的,也不仅仅卷八《黄鲁直梦与道士游蓬莱》一条。因此,对于惠洪的引用,尤其是对黄庭坚诗文和诗论的称引,必须仔细地甄别。这种考察,具体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冷斋》所引黄庭坚作品的校读,二是《黄庭坚诗集注》^[3]与《冷斋》原文之异同,三是宋代其他诗话(主要包括《诗话总龟》前集、《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诗林广记》^[4]四种)所引《冷斋》与今本《冷斋》之异同。^[5]在此文献考辨的基础上,再将《冷斋》所引与黄庭坚本人的诗论对照,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一、《冷斋》称引黄庭坚诗文及诗论的文献考辨

《冷斋》涉及黄庭坚的条目甚多,惠洪的称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经文献互证基本不误者,二是无文献可证之两人“私语”者。当然,第一类的数量远较第二类为多,这也是《冷

斋》的学术价值所在。兹以《冷斋》卷次之先后,分条辨析如下:

(一)经文献互证基本不误者

1.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如郑谷《十日菊》曰:“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气不长。西汉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气长故也。曾子固曰:“诗当使人一览语尽而意有余,乃古人用心处。”所以荆公作菊诗则曰:“千花百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东坡则曰:“万事到头终是梦,休,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诗曰:“鸟飞不尽暮天碧。”又曰:“青天尽处没孤鸿。”然其病如前所论。山谷作《登达观台》诗曰:“瘦藤拄到风烟上,乞与游人眼界开。不知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凡此之类,皆换骨法也。顾况诗曰:“一别二十年,人堪几回别?”其诗简缓而立意精确。舒王作《与故人》诗曰:“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江头路,到老相逢得几回。”乐天诗曰:“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南中作》诗曰:“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凡此之类,皆夺胎法也。学者不可不知。(《冷斋》卷一《换骨夺胎法》)

此条所引黄庭坚《登达观台》,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七作《题大云仓达观台二首》其二,其中,“眼界开”作“眼豁开”,“去尽”作“飞尽”。注引崇宁元年(1102)五月黄庭坚手书石刻云:“永利禅寺东偏,遵微径,攀古松,登高丘,四达而所瞻皆数百里间。其地主曰戴器之,因名曰‘达观台’,而属器之筑屋于其上。器之忻然曰:‘敢不诺。’因为作二诗。”因而推断此诗乃“绍圣元年(1094)甲戌,以责命过池州作”(P1385)。

《总龟》前集卷九全引此条,所涉黄庭坚部分的文字差异颇大:“人之才”前增“而”字,“少陵”置于“渊明”前,“规模其意”后增“而”字,“作《登达观台》”作“《登达览台》”,“阔多少”作“开多少”(P106)。《丛话》前集卷三十五亦引:“人之才”作“人才”,“不易其意”前夺“然”字,“规模”作“规摹”;“《达观台》诗”前夺“作”字,“眼界开”作“眼豁开”(P235)。《玉屑》卷八《夺胎换骨》所引与《丛话》基本相同,仅在“规摹其意”后增“而”字(P190)。

虽然《丛话》以人物为纲,《玉屑》以专题加人物为纲,但在引用前人诗话时基本上都保持其全条的完整性。《诗林》虽然也以人物为纲,但在每位诗人之下又以诗歌为纲,而将涉及此诗的所有议论均附于后。这种以诗带论的体例,决定了其在引用前人诗话时采取根据需要进行拆分的做法。因此,《冷斋》此条,在《诗林》中被一分为三,且均与黄庭坚有关:

第一条,后集卷二王荆公《过外弟饮》诗下引《冷斋》:山谷言:“诗有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唐顾况诗云:“一别一十年,人堪几回别?”其语简缓而立意精确。荆公诗云:“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岗头路,到老相寻得几回。”此皆夺胎法也。学者不可以不知(P212)。此条乃截取《冷斋》“夺胎法”的定义及其第一个例子而成,黄庭坚之语起句增“诗有”二字,“规模”作“规摹”,后增“而”字。此条最重要的是明确将“夺胎法”归入“山谷言”之内,为《冷斋》“山谷云”所包含的内容确立了下限。学术界对“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是否应归入“山谷云”存在断句上的争论,此处提供了一条佐证材料。

第二条,后集卷三苏东坡《纵笔》诗下引《冷斋》: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

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杜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白乐天诗云:“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至东坡诗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此皆夺胎法也(P253)。此条乃截取《冷斋》“换骨夺胎法”的定义及“夺胎法”的第二个例子而成,所涉黄庭坚部分,“人之才”作“人才”,“少陵”作“杜陵”,“不易其意”前夺“然”字,“规模其意”作“规摹其意而”。此条当与第一条合在一起考察,从对《冷斋》的称引中来确认“山谷云”的范围。

第三条,后集卷五黄庭坚《达观台》诗下:所引黄庭坚之诗,同于《丛话》与《玉屑》,且引《冷斋》云:“李翰林诗曰:‘鸟飞不尽暮天碧。’又曰:‘青天尽处没孤鸿。’山谷诗乃用此意,谓之换骨法。”(P301)惠洪引黄庭坚之诗以作为“换骨法”的第二个例子,《诗林》则引《冷斋》以说明黄庭坚之诗的用心之处,目的不同,故其叙述文字有异。

另外,前集卷八郑谷《十日菊》诗下:山谷云:“文章以气为主,郑谷此诗意甚佳,而病在气不长。西汉文字所以雄深雅健者,其气长故也。”(P144)虽然此条后半部分与《冷斋》相近,仅“文章”作“文字”,后增“所以”两字,却并未言引自《冷斋》,大抵引者也看到,这与《冷斋》此条的断句明显相抵触。我们一般并不把“如郑谷”之后至“曾子固曰”之前这部分内容归入“山谷云”的范围,因为郑谷的《十日菊》应与王安石的《和晚菊》、苏轼的《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并列,以作为“换骨法”的第一个例子。由此我们可以反观《冷斋》此条的大致层次。

“换骨夺胎法”的归属权,曾引起学术界激烈的争论。^[6]从后人对《冷斋》的称引来看,似应属于黄庭坚。在此条中,惠洪先从理论上叙述黄庭坚的“换骨夺胎法”,然后分别举两组诗来说明“换骨法”与“夺胎法”。其中,“山谷言”的范围大抵自“诗意无穷”至“谓之夺胎法”。用以说明“换骨法”的两组诗是:郑谷《十日菊》、王安石《和晚菊》、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以及李白(应为郭功甫《金山行》)、黄庭坚《题大云仓达观台二首》其二;用以说明“夺胎法”的两组诗是:顾况《上湖至破山赠文周萧元植》、王安石《过外弟饮》以及白居易《醉中对红叶》、苏轼《纵笔》。

依史注,所引黄庭坚之诗,《达观台》或为全诗的简称,“达览台”非是。“眼豁开”则较“眼界开”为胜,既增登台远眺,耳目一新的惊觉之感,又可避免与下句重复。“阔多少”较“开多少”为胜,也是因为近体诗力求避免重复。

2. 韩魏公罢政判北京,作《园中行》诗:“风定晓枝蝴蝶舞,雨匀春圃桔槔闲。”又尝以谓意趣所见,多见于嗜好。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尝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范文正公清严,而喜论兵,尝好诵韦苏州诗“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东坡友爱子由,而味著清境,每诵“何时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诗曰:“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又曰:“九衢尘土乌靴底,想见沧州白鸟双。”又曰:“梦作白鸥去,江湖水贴天。”又作《演雅》诗曰:“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冷斋》卷二《韩欧范苏嗜诗》)

此条引黄庭坚诗四首,其意旨是说明黄庭坚“意趣不忘江湖”。第一首是《呈外舅孙莘老二首》其一,任渊《山谷诗集注》卷十注云:《三辅旧事》曰:“长安城中,八街九陌。”退之诗:“子云祇自守,奚事九衢尘。”又诗:“虽有九陌无尘埃。”《乐府·读曲歌》曰:“不知乌帽郎是谁。”

《越语》曰：“范蠡遂乘轻舟，以泛于五湖。”老杜诗：“时危兵甲黄尘里，日短江湖白发前。”此颇用其语律(P365)。

第二首为《六月十七日昼寝》，任渊《山谷诗集注》卷十一则作“红尘席帽乌犍里”，注云：《选》诗曰：“复协沧州趣。”又老杜诗：“河间双白鸥。”又于“马龔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句下注云：此诗略采其意，以言江湖之念深(P403)。

第三首为《次韵师厚病间十首》其六，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三“贴”作“黏”，注云：退之《祭张员外文》云：“洞庭漫汗，黏天无壁。”《前集》有诗云：“梦作白鸥去，江湖水如天。”《庄子》曰：“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南史·梁世子方传》：“尝著论曰：‘吾尝梦为鱼，因化为鸟。方其梦也，何乐如之。’”(P850)

第四首《演雅》诗，任渊《山谷诗集注》卷一“白鸥”又作“狎鸥”。注云：卢仝诗：“水泛碧天色。”老杜诗：“飘零何所以，天地一沙鸥。”莱公诗：“野水无人渡。”(P68)

此条散见于《总龟》前集卷九(P97)、卷五十《琢句门》，所涉黄庭坚部分，“士林”作“山林”，“意趣不忘江湖”夺前两字，“其作诗”夺“其”字，第一个“又曰”作“又云”，“水贴天”作“水拍天”，“又作《演雅》诗”作“《演雅》”，“野水”作“春水”(P492)。

《丛话》前集卷三十引此条，起句为“人意趣所至”，夺“韩魏公”云云，所引黄庭坚之诗仅三首，夺第二首。黄庭坚之诗，“水贴天”作“水粘天”，“江南”作“江湖”(P210)。此条题为《韩欧范苏嗜诗》，就引诗而言，此四人各一首，黄庭坚四首，标题含此四人而独缺黄庭坚，显然概括得不够全面；就主旨而言，韩琦所说的“意趣所至，多见于嗜好”统摄此条，而标题的主干为“嗜诗”，显然不洽此条之要义。《四库提要》云：“每篇皆有标题，而标题或冗沓过甚，或拙鄙不文，皆与本书不类。”又云：“皆后人所妄加，非所本有也。”此条的标题就有此病。《丛话》夺“韩魏公”云云，直接由主题句开头，正中《冷斋》之弊，因为依《丛话》则显然不能题为《韩欧范苏嗜诗》。

《诗林》后集卷四苏辙《会子瞻兄宿逍遥堂二绝》后附韦苏州《示全真元常》，下引《冷斋》此条的中间部分，夺“韩魏公”云云及黄庭坚之诗(P275)，因为《诗林》引此的目的已不同于《冷斋》，并非为了说明“意趣所至，多见于嗜好”，而在于补充说明苏轼、苏辙兄弟的交往，因此后文可以略去。至于夺“韩魏公”云云，则与《丛话》一致。

从《黄庭坚诗集注》来看，惠洪所引契合黄庭坚“意趣不忘江湖”的心态，而且，跟韩欧范苏相比，引诗的数量也足以说明“意趣所至，多见于嗜好”的主旨。唯独标题不契合此条重心，宜当《四库提要》之讥。

3. 予尝馆州南客邸，见所谓常卖者，破篋中有诗编写本，字多漫灭，皆晋简文帝时名公卿，而诗语工甚。有古意乐府曰：“绣幕围香风，耳节朱丝桐。不知理何事，浅立经营中。护惜如穷袴，堤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丘垅，当时近前面发红”云云。前辈多全用其句，老杜曰：“意象惨淡经营中。”李长吉曰：“罗帏绣幕围香风。”山谷曰：“今日牛羊上丘垅，当时近前左右瞋。”予见鲁直，未得此书。穷袴，汉时语也，今裆袴是也。《冷斋》卷二《古乐府前辈多用其句》

此条所引黄庭坚之诗乃《出城送客过故人东平侯赵景珍墓》，任渊《山谷诗集注》卷十一注引此古乐府，文字略有差异：“耳节”作“年节”，“如”作“加”。又引老杜《丽人行》云：“慎莫

近前丞相嗔。”(P409)

《丛话》前集卷二全引除惠洪自述之外的内容,其中,“古意乐府”作“古乐府”,“香风”均作“春风”,“如”作“加”(P9)。

惠洪所说的“古意乐府”,并不见于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但与之有交往的许颢在《彦周诗话》中亦作如是说:齐梁间乐府词云:“护惜加穷袴,防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邱陇,当时近前面发红。”老杜作《丽人行》云:“赐名大国虢与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国、秦国何预国忠事,而近前即嗔耶?东坡言老杜似司马迁,盖深知之。^[7]后人亦有称引的,如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古乐府如“护惜加穷袴,防闲托守宫”,“朔气传金柝,寒光透铁衣”,“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全是唐律。^[8]任渊、许颢等人是见过此诗还是受惠洪影响,已不得而知,但惠洪自言曾亲问黄庭坚,未见此诗,则惠洪此番考证,意在说明英雄所见略同乎?那么,杜甫、李贺又是否见过此诗呢?

4、少游谪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曰:“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日自静,有风终夕凉。”少游情钟,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冷斋》卷三《少游鲁直被谪作诗》)

此条引黄庭坚诗两首,任渊《山谷诗集注》卷十二作《谪居黔南十首》其六、其九。文字与《冷斋》稍异:“短簟”作“小簟”,“日自静”作“尽日静”,“终夕”作“终夜”。任渊在标题下注云:摘乐天句。近世曾慥端伯作《诗选》,载潘邠老事云:“张文潜晚喜乐天诗,邠老闻其称美则不乐,尝诵山谷十绝句,以为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欢惊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文潜一日召邠老饭,预设乐天诗一秩,置书室床枕间。邠老少焉假榻翻阅,良久才悟山谷十绝诗,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盖乐天长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自是不敢复言。”端伯所载如此,必有依据。然敷衍剪裁之说非是。盖山谷谪居黔南时,取乐天江州、忠州等诗,偶有会于心者,摘其数语,写置斋阁;或尝为人书,世因传以为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与乐天较工拙也。诗中改易数字,可为作诗之法,故因附见于此(P442)。任注将黄庭坚这组诗的来龙去脉讲得非常清楚,黄诗无疑是从白诗中来,所以任渊在其六后注:此十一卷中《东城寻春》诗;在其九后注:此十一卷中《竹窗》诗(P445)。而且,任渊认为,黄诗所改白诗之处,正是诗歌用心的关键,所以将原诗一并附上,以供参究作诗之法。惠洪所引的两首,涉及改易的仅一处,任注:“欢惊”元作“欢情”(P445)。由是观之,则惠洪所引有三处瑕疵:一是此诗当改易于黄庭坚贬谪黔南而非宜州之时;二是此诗不能完全视为黄庭坚之作,因为它们明显脱胎于白居易;三是黄庭坚所改易的乃白居易贬谪江州、忠州时诗,恐非仅因“学道”而致“闲暇”。

《总龟》前集卷三《志气门》全引此条,所涉黄庭坚部分,“宜”作“宜州”,后夺“殊坦夷”,“学道休暇”夺后两字,“其诗”夺“其”字(P29)。《丛话》卷四十八亦引此条,其中,“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曰”作“黄鲁直责(似应为谪)宜州诗曰”,“欢情”作“欢惊”,“短簟”作“小簟”,“日自静”作“尽日静”,“终夕”作“终夜”,“其诗”夺“其”字,“学道闲暇”夺后两字(P326)。所引黄诗,《总龟》与《冷斋》近,《丛话》与任注近。

此处涉及这两首诗的归属问题,胡仔明确将它们归入白居易名下。《丛话》此条后的按语云:“老色日上面,欢惊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乃白乐天《东城寻春》诗也。“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亦白乐天《竹窗》诗也。二诗既非鲁直所作,《冷斋》何为妄有“学道闲暇”之语邪(P326)?虽然黄诗脱胎于白居易,但其中也包含黄庭坚的创造,不能完全等同于白诗。

5. 司马温公《诗话》曰:“魏野诗:‘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而俗人易‘叶’为‘药’,不止不佳,亦和下句无气味。”鲁直曰:“老杜诗云:‘黄独无苗山雪盛。’‘黄独’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两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黄精’,子美流离,亦未有道人剑客食黄精也。如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浑成风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学者不可不知也。”(《冷斋》卷四《诗话妄易句法字》)

《冷斋》此条所记黄庭坚论杜诗“黄独”非“黄精”,见于《山谷题跋》:山谷云:“‘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捩脰。’往时儒者不解‘黄独’义,改为‘黄精’,学者承之。以予考之,盖黄独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江东谓之土芋。’予求之江西,谓之土卵,蒸煮食之,类芋魁。”^[9]此则被多家称引,如《总龟》前集卷三十一《正讹门》(P314)、《王直方诗话》^[10]条一九九《杜诗黄独解》等。《丛话》卷六引此且下按语云:“无己《后山诗话》论‘黄独无苗山雪盛’及‘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韦苏州‘书后欲题三百颗’,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此四事皆见鲁直《豫章集》中。今《后山诗话》亦有之,不差一字,疑后人误编入也。”(P34)诸家均引黄庭坚论“黄独”,但《冷斋》的叙述口吻和文字与诸家不同,而《丛话》亦未言引自《冷斋》。

至于“如渊明曰”以下,未见诸家称引。宋人论此者则颇多,如《蔡宽夫诗话》卷三、苏轼《题陶渊明饮酒诗后》、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等。《诗林》前集卷一陶渊明《饮酒》后引上述三家之言,未及《冷斋》(P2)。这就涉及此条的断句问题,这部分内容既不见于黄集,又未被诸家称引,且诸家引黄庭坚论“黄独”,也并非出自《冷斋》,因此陈新先生点校的《冷斋夜话》将“如渊明曰”置于“鲁直曰”之外,不算作黄庭坚之语。^[11]未知确否。

6. 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陈俗哉。山谷作《酴醾》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类。而吾叔渊材作海棠诗又不然,曰:“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工也。(《冷斋》卷四《诗比美女美丈夫》)

此条所引黄庭坚之诗,乃《观王主簿家酴醾》,而非其另一首题为《酴醾》的诗。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二于“露湿何郎试汤饼”句下注云:《语林》曰:“何平叔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平叔,何晏也,魏初尚主。于“日烘荀令炷炉香”句下注云:《襄阳记》:“刘季和性爱香,常如厕,还辄过香炉上,主簿张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虚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与我如何?’坦曰:‘丑妇效颦,见者必走,公欲遁走耶?’季和大笑。”诗人咏花多比美女,山谷赋酴醾独比美丈夫,见《冷斋夜话》。李义山诗:“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炉更换香。”(P1200)史注明言黄庭坚以美丈夫比花出自《冷斋》,似属惠洪新见。

《丛话》卷四十七全引此条,仅“特若出类”作“特出类也”(P324)。《玉屑》卷九《托物》下《诚斋论比拟》所言则不同:白乐天《女道士》诗云:“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此以花比美妇人也。东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此以美妇人比花也。山谷《醠醠》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诗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P195)。《玉屑》所引,出自杨万里的《诚斋诗话》^[12],诚斋晚于惠洪,所引似是借鉴《冷斋》而加以重组而成。

7.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舍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东坡《别子由》诗:“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有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后汉书》注云:“常置人于险处耳。”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语言”者,盖其德之候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王荆公欲革历世因循之弊,以新王化,作雪诗,其略曰:“势合便疑包地尽,功成终欲放春回。农家不验丰年瑞,只欲青天万里开。”(《冷斋》卷四《诗言其用不言其名》)

此条引黄庭坚诗三首,其意旨是说明黄庭坚懂得诗歌之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第一首是《戏呈孔毅父》,任渊《山谷诗集注》卷六注云:退之《毛颖传》曰:“秦皇帝使蒙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管城子。”《后汉书·班超传》:“相者曰:‘飞而食肉,万里侯相。’”《晋书》鲁褒《钱神论》曰:“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文选》有嵇康《与山涛绝交书》(P225)。

第二首乃《次韵外舅喜王正仲三丈奉诏相南兵回至襄阳舍驿马就舟见过三首》其三,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二注云:《马援传》:“过是恐少味矣。”晋王衍妻郭氏贪鄙,衍嫉之,口未尝言钱。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P810)

第三首乃《漫书呈仲谋》,谢启昆《山谷诗外集补》卷三无注(P1656),而惠洪自引《后汉书》注。

《总龟》前集卷五十《琢句门》全引此条,所涉黄庭坚部分,“少味”作“少异”,“眼有”作“眼看”,“今之蹙融是也”作“是蹙融法也”,“《后汉书》”夺“书”字,夺“语言者”之后的部分(P490)。

《丛话》前集卷三十六引此条前半部分,止于“常置人于险恶处耳”。黄庭坚之诗,仅“世事”作“外物”。最为重要的是,《丛话》将《冷斋》中十分关键的一句“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误引作“此言水柳之名也”,意思恰好相反,应以《冷斋》为是。《丛话》还在此条的按语中举王安石及自己的诗作为“诗言其用不言其名”的例子:荆公诗云:“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白雪则丝,黄云则麦,亦不言其名也。余尝效之云:“为官两部喧朝梦,在野千机促妇功。”蛙与促织二虫也(P243)。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玉屑》卷十《体用》下《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所引《冷斋》同《丛话》,连误引之处亦从之(P215)。

《诗林》后集卷二王安石《南浦》诗下引《冷斋》,但实际上是将《丛话》所引《冷斋》的主题句、王安石部分以及胡仔按语的王安石部分糅合在一起。《诗林》之误有三:一是将《丛话》的按语归入《冷斋》,二是沿袭了《丛话》的误引,三是将王安石的《木末》诗称作夏诗(P208)。

《冷斋》此条记载了宋诗的重要诗法之一,对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而言,更是如此。惠洪所

言甚是，然后人称引则因《丛话》之误而相袭。

8. 舒王宿金山寺赋诗，一夕而成长句，妙绝。如曰：“天多剩得月，月落闻津鼓。”又曰：“乃知像教力，但渡无所苦”之类，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赋道士快轩诗，点笔立成，其略曰：“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及一杯水。愿得青天化为一张纸。”想见其高韵，气摩云霄，独立万象之表，笔端三昧，游戏自在。（《冷斋》卷五《舒王山谷赋诗》）

此条所引黄庭坚之诗乃《寿圣观道士黄至明开小隐轩太守徐公为题曰快轩庭坚集句咏之》：“金华牧羊儿，一粒粟中藏世界。使君从南来，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鸬鹚杓，鹦鹉杯，一杯一杯复一杯，玉山自倒非人推。庐山秀出南斗傍，登高送远形神开。银河倒挂三石梁，硤崖转石万壑雷。吟诗作赋北窗里，安得青天化作一张纸。有长鲸白齿若雪山，我愿因之寄千里。”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九于标题下注云：洪觉范《冷斋夜话》云：“山谷在星渚，赋道士快轩诗，点笔立就，其略曰：‘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及一杯水。愿得青天化作一张纸。’想见其高韵，气摩云霄也。”觉范安知此为何人语，而遽评品耶？星渚即落星湾，已见上注。山谷以集句为百家衣，而此篇专取太白一家，略间以他人数字以成章也。太白《古风》云：“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襄阳歌》云：“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蜀道难》云：“硤崖转石万壑雷。”《寒夜独酌》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及一杯水。”《山中对酌》云：“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庐山谣》云：“庐山秀出南斗傍，银河倒挂三石梁。”《送窦明府》云：“登高送远形神开。”乐府云：“有长鲸白齿若雪山。”《选》诗云：“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怀。”《古乐府·罗敷行》：“使君东南来，五马立踟躇。”吕洞宾诗云：“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铛内煮乾坤。”（P1052）史注引《冷斋》此条，且批评惠洪误引，因为此诗乃集句诗，不能完全视为黄庭坚之作。不过，就像摘白居易诗一样，此中亦有黄庭坚的创造，也不能一概否定，史容将此诗收入黄庭坚诗集，正说明了这一点。

9. 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鲁直在黔南闻之，作偈曰：“子瞻谪海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渊明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亦相似。”寻又迁儋耳，久之，天下盛传子瞻已仙去矣。后七年北归，时章丞相方贬雷州。东坡至南昌，太守叶公祖洽问曰：“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耳游戏人间耶？”东坡曰：“途中见章子厚，乃回返耳。”（《冷斋》卷七《东坡和陶渊明诗》）

此条所引乃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任渊《山谷诗集注》卷十七在标题下注云：东坡和陶渊明诗，凡一百有九篇。追和古人，自东坡始。然文字有差异：“海南”作“岭南”，“渊明千载人，子瞻百世士”作“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固不同”作“虽不同”，“亦相似”作“乃相似”（P604）。当时苏轼在惠州，似以“岭南”为胜，用“彭泽”、“东坡”代“渊明”、“子瞻”，则可避免重复。任渊在前四句下注云：东坡知扬州，初和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归田园居》以下，皆谪惠州后所作。东坡以绍圣元年（1094）安置惠州，时章惇为宰相。老杜歌曰：“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又在后四句下注云：唐人张旭有帖云：“贺八清鉴风流，千载人也。”《孟子》曰：“伯夷、柳下惠，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山谷作《王持节说》曰：“世无千岁之人，安得千岁之士。盖其德可以经盛衰云耳。”《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子由作《和陶集序》亦曰：“区区之迹，

盖未足以论士也。”(P604)任渊在前四句注中将苏轼作和陶诗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交代,在后四句注中对陶渊明、苏轼作了高度评价。惠洪所引黄庭坚之诗在字句上有异,在精神旨归上则与任注无二。

《诗林》前集卷一陶渊明《饮酒》诗后附《东坡和陶渊明饮酒》,下引《冷斋》此条的前半部分,止于黄庭坚之诗。文字差异除“鲁直”作“黄鲁直”,“作偈”作“作诗”外,所引黄诗同任注,仅“乃相似”作“略相似”(P3)。考诸家之说,似以任注为是。

10. 岭外梅花与中国异,其花几类桃花之色,耳唇红香著。东坡词曰:“玉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浣,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鲁直词曰:“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玉箫弄粉人应妒,飘至眉心住。平生个里倾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冷斋》卷十《岭外梅花》)

此条所引乃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然文字颇有差异:“也得”作“也有”,“玉箫”作“玉台”,“人应妒”作“花应妒”,“飘至”作“飘到”,“倾杯深”作“愿杯深”^[13]。校注者云:“此首作于崇宁四年乙酉(1105)。时山谷在宜州贬所。”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以“幸灾谤国”罪被除名,流放宜州编管。此条主题为“岭外梅花”,苏轼的《西江月》作于惠州,而宜州即今广西宜山,两词在地缘上称于此题。《丛话》前集卷四十一引此条前半部分,不及黄庭坚之词(P282)。

(二)无文献可证之两人“私语”者

1. 予自并州还故里,馆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风物类斜川,予儿童时戏剧处也。尝春深独行溪上,作小诗曰:“小溪倚春涨,攘我钓月湾。新晴为不平,约束晚来还。银梭时拨刺,破碎波中山。整钓背落日,一叶软红间。”又尝暮寒归见白鸟,作诗曰:“剩水残山惨淡间,白鸥无事钓舟闲。个中著我添图画,便似华亭落照湾。”鲁直谓予曰:“观君诗说烟波缥缈处,如陆忠州论国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师、沙门种类耶?”有诗,其略曰:“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项顶螺忘岁年。脱却衲衣著蓑笠,来佐涪翁刺钓船。”予尝对渊材诵之,渊材曰:“此退之赠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换骨句也。”(《冷斋》卷三《诗说烟波缥缈处》)

惠洪所记黄庭坚之诗,不见于《黄庭坚诗集注》,大抵黄庭坚当时口占一绝,未曾引以为要,故惠洪亦云但记“其略”。《丛话》前集卷五十六“洪觉范”后全引此条,所涉黄庭坚部分,“鲁直谓予”夺后两字,“曰”作“云”,“来佐”作“来伴”(P386)。《玉屑》卷二十《禅林》“惠洪”后所引与《丛话》基本相同,仅“来佐”仍从《冷斋》(P447)。此条所记乃惠洪与黄庭坚两人的“私语”,后人转述,自然无从可改。

南宋初吴聿《观林诗话》对此条的评论颇有意思:《陈平传》言:“解衣裸而佐刺船。”涪翁与洪觉范诗云:“脱却衲衣着蓑笠,来佐涪翁刺钓船。”似恼之太酷,而觉范自以为“我欲收敛加冠巾”之意,所谓欲盖而彰也。^[14]这是吴聿对惠洪心态的揣摩,但据《冷斋》,乃惠洪自己对其叔彭渊材诵之,而渊材则将黄庭坚之诗与韩愈的《送僧澄观》并列,视为“换骨法”的例子,吴聿所言,似与惠洪对黄庭坚的推崇、对“换骨夺胎法”的重视相矛盾。而且,惠洪是个常

写艳诗、还曾纳室同居的和尚,对此诗也未必会“恼之太酷”。

2. 舒王晚年诗曰:“红梨无叶庇华身,黄菊分香委路尘。岁晚苍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又曰:“木落冈峦因自献,水归洲渚得横陈。”山谷谓予曰:“自献横陈事,见相如赋,荆公不应完用耳。”予曰:“《首楞严经》亦曰:‘于横陈时,味如嚼蜡。’”(《冷斋》卷五《王荆公诗用事》)

《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引此条,不同于《冷斋》:“木落冈峦因自献,水归洲渚得横陈。”山谷谓余曰:“自献横陈见相如赋,荆公不应用耳。”予以《楞严经》语对之。山谷云:“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很明显,惠洪是与黄庭坚讨论王安石用事,而胡仔的着眼点却转向了对王安石晚年小诗的评论,因此,他接着下按语云:荆公小诗,如“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染云为柳叶,翦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绿见岁华。”“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悠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蒲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地偏缘底绿,人老为谁红。”“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眠分黄犢草,坐占白鸥沙。”“日净山如染,风喧草欲熏,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观此数诗,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也(P234)。两人所论问题的重心完全不同,大概胡仔也认为“私语”无考,故而将论述转向自己的审美判断。不过,《冷斋》此条虽然文献意义不足,但理论意义却并不因此而减损。

3、黄鲁直,元祐中昼卧蒲池寺。时新秋雨过,凉甚,梦与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见云涛际天。梦中问道士:“无舟不可济,且公安之?”道士曰:“与公游蓬莱。”即袜而覆水。鲁直意欲无行,道士强要之。俄觉大风吹鬓,毛骨为战慄。道士曰:“且敛目。”唯闻足底声如万壑松风,有狗吠,开目不见道士,唯见宫殿张开,千门万户。鲁直徐入,有两玉人导升殿,主者降接之。见仙官执玉尘尾,仙女拥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鲁直极爱其风韵,顾之,忘揖主者,主者色庄,故其诗曰:“试问琵琶可闻否,灵君色庄妓摇手。”顷与余同宿湘江舟中,亲为言之,与今《山谷集》语不同,盖后更易之耳。(《冷斋》卷八《黄鲁直梦与道士游蓬莱》)

此条所记乃黄庭坚《记梦》诗,任渊《山谷诗集注》卷十一于标题下注云:《洪驹父诗话》曰:“余尝闻山谷云:‘此篇记一段事也。尝从一贵宗室携妓女游某寺,酒阑,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晓然梦之非纷纭’之语。’”僧惠洪《冷斋夜话》以为,山谷“元祐初,昼卧蒲池寺,梦与一道士游蓬莱,觉而作此诗。顷与余同宿湘江舟中,亲为言之。”两说未知孰是(P386)。又于“试问琵琶可闻否,灵君色庄妓摇手”句下注云:僧惠洪《冷斋夜话》曰:“山谷梦有两道人,导升殿,主者衣绛衣,仙女拥侍。中有一女,方整琵琶。山谷极爱其风韵,顾之,忘揖主者。主者色庄,故有诗曰‘试问琵琶可闻否,灵君色庄妓摇手’。今《山谷集》语不同,盖复更易之耳。”(P387)任注所引与《冷斋》略有不同,于此两处“私说”,则存而不论。

《丛话》前集卷四十七于此两说俱引,且下按语云:二说不同,未知孰是。文字差异有:“黄鲁直”夺“黄”字,“元祐中”作“元祐初”,“蒲池寺”作“菩提寺”,“褰衣”作“牵衣”,“升空”作“升云”,“不可济”作“可济”,“履水”作“履之”,“意欲无行”作“意不欲行”,“大风”作“天风”,“道士曰”作“道士令”,“万壑松风”作“松风猎猎”,“有狗吠”作“忽有犬吠”,“宫殿张开”夺后两字,“降接之”作“衣绛褶”,“见仙官执玉尘尾”作“仙冠执尘尾”,“极爱”夺“极”字,“其诗曰”作“其句云”,“湘江”作“九江”,“亲为言之”中间增“余”字,夺后文。相较而言,《冷斋》此条优

于《丛话》。

此外,还有个别既不属于两人“私语”又无文献互证者,如卷六《永庵嗣法南禅》所记黄庭坚《题永首坐庵颂》:“夺得胡儿马便休,休嗟李广不封侯。当时射杀南山虎,子细看来是石头。”此诗不见于《黄庭坚诗集》,《总龟》前集卷十六《留题》下引,仅“子细”作“仔细”(P191)。《丛话》前集卷五十七《缙黄杂记》下亦引,“当时射杀”作“当年射得”,“子细”作“今日”(P396)。

通过对《冷斋》所涉黄庭坚条的文献考辨,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惠洪的称引有某些瑕疵,但整体上可以予以肯定。这也为进一步探寻惠洪与黄庭坚诗学精神的异同奠定了基础。

二、《冷斋》所涉黄庭坚诗学思想的理论分析

《冷斋》经常以“山谷云”的方式提出诗学理论,而这些内容又大都不见于黄庭坚的诗文集。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惠洪所引黄庭坚之语与黄庭坚在其诗文中所表达的诗学思想不尽一致,因此必须在理论上加以甄别。

惠洪所引大部分都与诗法(尤其是句法)有关,这也是《冷斋》的理论侧重点之一。实际上,黄庭坚也甚为关注诗法,惠洪所引多处表现出与黄集本身的一致性。

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荆公曰:“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东坡《海棠》诗曰:“祇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皆谓之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语,韵终不胜。”(《冷斋》卷五《荆公东坡句中眼》)

“句中眼”(亦作“句眼”)是宋代诗法的重要观念之一,“诗歌比之散体之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句(包括两句构成的联)相对全篇的独立性大大地突出起来。字包括在句之中,而篇章则由句构成,所以句法其实包含着字法,而章法实际上也是以句法为前提的。所以诗人之能事,其实最主要地表现在造句之工。”^[15]因此,句法就成为凸显诗歌风格、自成一家之法的重要标志。面对唐诗的高峰,宋人尤其注重在这方面下功夫。宋代诗话关于句法的讨论随处可见,《冷斋》也不例外,如卷四《王荆公东坡诗之妙》:“对句法,诗人穷尽其变,不过以事、以意、以出处具备,谓之妙。如荆公曰:‘平昔离愁宽带眼,迄今归思满琴心。’又曰:‘欲寄岁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乃不若东坡微意特奇,如曰:‘见说骑鲸游汗漫,亦曾扪虱话辛酸。’又曰:‘蚕市风光思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又曰:‘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纵掀舞。’以‘鲸’为‘虱’对,以‘龙骧’为‘渔舟’对。小大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谓之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者,此类是也。”此条探讨的是一联之内两句相对的方法,不但提出了对句以事、意、出处三者兼备为妙的一般性原则,而且以苏轼之诗说明对句所追求的更高境界是在诗法之外的“秀杰之气”。又如卷三《诗未易识》:“唐诗有‘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句,欧阳文忠公爱之,每以语客曰:‘古人工为发端,心虽晓之,才莫逮,欲仿此为一联,终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谓不能,诗盖未易识也。”欧阳修欲仿作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的颌联,以此诗坛领袖之才而终不能,这个例子说明句法不但关涉诗人的才力,而且蕴涵着全诗的精要。从上述两条可以看出,对惠洪而言,句法不仅是法度问题,更是意境问题。